



• 老农民小说系列 •

XINZHONGDETAIYANG
心中的太阳

王志强·著

新 华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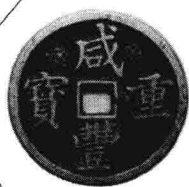


心中的太阳

XINZHONGDETAIYANG

· 老农民小说系列 ·

王志强·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中的太阳/王志强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66-1080-0

I. ①心…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0948 号

心中的太阳

作 者: 王志强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 贾允河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0.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080-0

定 价: 3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不泯的心结

人都有忘不掉的情怀，都有解不开的心结。赵本夫老师说文学是我心中的魔，我一直不能释怀的就是文学创作。我从1978年开始迷恋文学，而且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写出不朽的传世之作。这或许就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吧？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相当枯燥贫乏。家中没有电视和电脑，唯一的消遣就是读书。那时候年轻人无所事事，搞文学又不似搞科学那样严谨，只要会写作文，能拽几句成语、歇后语，能说几句俏皮话，就能标榜自己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似乎高人一等。那个年代文学爱好者如过江之鲫，我就是一条浑浑噩噩的小鱼苗，在拥挤到缺氧的河道上盲目追随，一直到窒息。

我是非常幸运的文学青年，1981年就认识了小说名家赵本夫老师，二十来岁就跟着他学活。虽然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准不咋的，但对师傅执礼甚恭。1984年赵本夫老师调到省城工作，仍然经常写信鞭策鼓励我，说我是他麾下那群弟子之中悟性最高、进步最快，也最接近成功的一个。我有几分飘飘然，以为再坚持几年，就会像师傅那样脱颖而出，并且名声大噪了。

一团浮躁之气在我胸中涌动，时常怨恨编辑有眼不识金镶玉，自诩“风流不入时人眼”。坚持到1990年，我仅在《太湖》、《翠苑》、《滇池》等杂志上发表几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获得一次“徐州市国庆四十周年征文大奖赛”的特等奖。与自己心中设定的

目标，与赵本夫老师的要求，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一同跟着赵老师学活的大师兄王振山老师，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却像“井喷”一样往外发表作品。

从1983年开始，王振山老师出版了长篇小说《水魂》、《王公珣》、《禹风》等，并在《雨花》、《青春》、《东方》、《传奇演义》、《太湖》、《大江文艺》等刊物上共发表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几乎是一跃而出，跻身于作家的行列了。我羞愧难当，汗颜无地，觉得“王”郎才尽了。

娶妻生子之后，身为人夫和人父，无论如何要有担当。苏北有句俗话，说是“买起马配起鞍，娶起媳妇管起饭”。老婆不能当画看，儿子不能当狗养。画挂在墙上不吃不喝不花钱，癞皮狗可以自己寻食，无需智力投资。儿子要传承香火，光大门楣，所以一定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否则无法光宗耀祖，报效祖国。吃饭、穿衣、受教育，等小兔崽子长大了还得给他买车、买房、娶媳妇，都是要大把花钱的。我有了罗锅腰上树的感觉，钱（前）紧了。

对于现实，不论你有多大的能耐，有多么伟大的理想和抱负，都是无法改变因而必须接受的。我离开了文学殿堂，闯入了完全陌生的商界。

赵本夫老师始终关注我的行踪和动向，大师兄王振山老师更是耳提面命，穷追猛打。只要一见面，他必定要求我拿起笔来，重复赵本夫老师曾经激励我的话。我被催出了负罪的感觉，好像不写点东西出来就是大逆不道，就对不起全国十几亿人民，就白吃了几十年的人粮食，并且深荷罪孽。我对自己的祖父母万分感激和敬仰，他们身上有着勤劳、善良、坚韧、宽容、节俭、温良恭俭让等诸多的中华传统美德，印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厚重和传承，勾引着我的创作冲动。

2013年7月底，我终于鼓起勇气，重拾创作。两个月后，写成

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心中的太阳》。我把书稿的电子版发给了王振山老师，把纸质版寄给了赵本夫老师。因为阅历所限，我写的是基层小人物的命运和历史。

王振山老师阅后说文笔上有莫言的风范，写小说要求的“情、理、意、趣”四项指标你都做到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赵本夫老师看完之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太阳》已看完，可读性很强，内容扎实，语言流畅，人物有典型性。是一部接地气的不错的小说。

我知道各位老师心地善良，怕挫伤我的创作积极性，故意这样祝福我。也可能是给我树立一个目标，叫我向宗师泰斗们学习。我的胆子毕竟被两位老师鼓捣肥了，敢跟着王振山老师把拙作送到新华出版社。出版社的主任编审贾允河博士当面认真翻阅一下，说我语言功底不错，有大家风范。不久贾老师给我来电话，说对我很有意见。一是让他受累了，他看了好几遍，改掉将近两万字。二是把他的情绪弄坏了，弄得他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发潮。后来稿子通过了，说达到了出版要求，决定给以出版。

我想拉大旗作虎皮，让师傅给我装潢门面。凑着赵本夫老师到丰县来开梨花笔会的时候，要求他替我作序。这时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商旅生涯》完成了初稿，一并送给师傅审阅。赵老师看后把题目改为《骚动的小城》，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也给我写了序。师傅说他的工作很忙，应酬很多，只能给一部小说作序，哪部书好就给哪部书写序。他最终认为我的第二部小说超过了第一部，希望第三部能好于第二部。所以序言是写给第二部小说的，我只能腆着脸向大家作自我介绍了。

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由衷地向三十年前就栽培、教导并领我上道的授业师傅赵本夫老师，向坚持不懈催促我猛省的大师兄王振山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谢忱！

有道是笨鸟先飞，破裤子先伸腿。我自知资质愚钝，一定会加倍努力，多写几部书，写几部可以入眼的小说，报答各位帮助我的师长，奉献给亲爱的读者。另外，小说就是小说，虽然融有自身的经历，但虚构的居多。如有雷同之处纯属巧合，切勿对号入座。

2014年4月29日于帝王之乡

引子

山东郯城县东南沭河东畔、马陵山西麓，有一个非常秀美的村庄，叫蔺王庄。这个村庄依红山、傍绿水，抱阴负阳，冲气而和。这里民风淳厚，风景秀美，被乡亲们誉为“郯南第一村”。

这个“第一村”绝非浪得虚名。首先，整个村庄布局合理大气，整洁美丽，前卫时尚。这是得到县里嘉奖的，并非自吹自擂。其次，蔺王庄的高考升学率，在郯城地区多年来一直稳居乡村之冠，并且名次十分靠前。犹如西汉之初的贤达名流多出丰邑一样，“王侯与将相，不出丰沛间”。而在郯城地区，则是“学子登金榜，前十出蔺王”，名声远播至本省的苍山和周边邻省的新沂、邳州、东海等地。有人远涉数百里到蔺王庄来考察风水，并描摹图本带回去研究，美其名曰“借风水”。果真勾引着他们的村邻和亲朋好友们着实忙碌一番，纷纷拆房扒屋，参照蔺王庄的图本，依样画葫芦地翻改、重建房屋。人力、物力花费了不少，楼房也盖得很上档次，但“望子成龙”的初衷却收效甚微。子女们不是名落孙山，就是考不上理想的院校。是蔺王庄的风水借不走，还是偷来的锣鼓敲不得？抑或是宿命论所言“命中只有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个中原委让乡亲们抓破脑袋也理不出头绪来。

后来，和蔺王庄沾亲带故的精明人又想了一个妙招。就是等孩子临近高考的时候，把孩子送到蔺王庄亲戚家居住，高考结束之后再把孩子接走。这也是受到高人指点。其中大有名堂的，说是叫“分风

水”。说来奇怪，这样不经意的临时小住，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预想勉强可以入围半头砖（大专）的学生，居然架起了孙大圣那样的“筋斗云”，一下子站到“二本”线上了。笔者以为，学子们和好学的同学在一起，改变了氛围，一起发奋而已。要么就是远离了电脑、电视和调皮的玩伴，能静下心来更专注地读书。

诸葛丞相说过“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但乡亲们不这样认为。有人觉得匪夷所思，更多的人则认为，像考大学、职务升迁、部队提干这类和功名有染的事情，非得冥冥中有超自然的力量相助不可以成事。所以，郟城及周边地区忠厚、善良的乡亲们从此趋之若鹜，对蔺王庄的风水热烈追捧。

王彭生就是蔺王庄的子民，虽然他的户籍不在村内，但全村的人都对他的身份充分认可。因为他一出生就在这个村子里生活，直到读初中的时候才离开，骨头里早就烙上了蔺王庄的印记。乡亲们说，仔细揣测起来，王彭生和其他人相比，多少有些另类。首先他的家族就另类。王氏家族虽然祖辈就生活在农村，却几辈子人不懂农事，不知稼穡艰辛，靠祖传的手艺讨生活。其次，王彭生的父亲王义轩曾经是村里资历最老、职务最高的革命干部，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第一个“吃国库”的人。他1941年开始参加抗日队伍，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淮海大战时，他年仅20岁，已经是独立加强营的政委了。他年轻，有学问，根正苗红，资历还老，在仕途上应该是前程似锦的。

如果他没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而是随大军南下，过了江就可以连升三级。当时解放军攻城略地的速度超乎预期，解放的地方需要管理，缺少干部。不少连指导员都提级转业使用，被任命为县委书记了。如果他再晚几年结婚，或是娶了别人，如果真有如果，他的军职就不会终结在铜山县武装部政治部主任这个副团职的位置上。当然，即使转业到地方副处级的岗位上也不会一再左迁。

彭生的妈妈也是满腹委屈。别人步入婚姻的殿堂，是结缘幸福的

开始。自己堂堂一个如花似玉的中学生，却遇人不淑，一下子迈进了“阿鼻地狱”。因为父母亲的缘故，王彭生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农村。再次，王彭生生性顽劣、懒惰，在桑梓之地流传着他一些另类的故事和另类的语言。其中最为经典昭著，至今仍被乡亲们经常嬉谈口诵的一句，就是他儿时顶撞奶奶的调侃。

奶奶想叫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不让别人操心，会踏踏实实过本分日子的正经人，就语重心长地教导他说：“走遍天下端着碗，光喜勤快不喜懒。”小彭生不假思索，应声答道：“走遍天下端着盆，光喜懒人不喜勤。”还有，爷爷教导他“恶人远离”。想叫他择善友交结，以免吃亏。他信口答道：“我要做恶人，叫别人远离。”在场的人哄然大笑。奶奶顿着大辣椒一样的小脚，紧锁眉头，喟然长叹：“唉！讨债鬼……我们死了以后可怎么办呐……”



王姓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跻身三甲的大姓。随便聚集十个八个说闲话的人，信手就能找出王姓子弟。王姓族人遍布全国各地，从古至今一直流传着“无王不成庄”的说法。蔺姓虽然历史上有赵国名相蔺相如彪炳千秋，但是在中国，乃至郟城县，在人数上都是名次靠后的小姓。本村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名士蔺奉长老师，曾经在东北的佳木斯市当过三年警察，同事和朋友都叫他“林奉长”。由此可见“蔺姓”在社会上的知名度的确是不高的。他努力三年都无法纠正别人的口误，于是愤愤然辞去公职，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因为能力卓著，成绩斐然，又转成公办教师，一路升至校长。

王彭生也做过蔺老师的不肖弟子，有幸受过他的教诲。现在提起蔺奉长老师，他依然是一脸虔敬。并且唏嘘惋惜：如果蔺老师在东北不回来，早就当上局长了。其他村民听了，都深以为然。辛弃疾说过：我看江山如此多娇，料江山见我应如是。可是蔺奉长老师对他这位另类门生，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这孩子么，长大不进监狱就不错了。

在蔺王庄，姓氏图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蔺姓是占绝对多数的第一大姓，王、马、周、赵、张、于、文、孙、许、高、尹等十多个姓氏的族人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全村总人口的30%。按坊间俚语的说法，王家和其他姓氏是“外来户”，蔺姓是“当庄虎”。蔺家没有

因为人多势众而仗势欺人，其他姓氏的乡亲也没有因为人少势单而妄自尊菲薄。大家从祖上开始就和睦相处，融洽至今，时逾 100 多年之久，早已经是乳水交融了。大家一同生活在红山碧水之间，共同辛勤劳作，在同一片蓝天下繁衍生息，相互通婚。再加上其他至亲的纵横勾连，王家和蔺家从老一辈就是姑表亲戚。虽然族人之间的亲戚们在辈分上不能整齐划一，但“是亲三分向，不亲另一样”。王家与蔺家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国家在称谓上有约定成俗的三大原则：一是亲不压祖，再亲再近也压不过同宗同族，本家户族的班辈永远不乱。二是各亲各叫，同宗至亲会随着亲属关系变动改变称谓，亲兄弟以外的族人不会改变。三是先叫后不改，原先叫倒的不再变动。因为变化常有，越改越乱，弄得邻里之间无所适从。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首先近邻必定是本庄上的人。虽然乡亲们大多没给孔圣人送过冷猪肉，但都在不自觉地践行着“温、良、恭、俭、让”的中华传统美德。大家都在遵循这一潜在法则，和其他姓氏的邻里和睦相处，尊昵有序。

王氏先人迁居蔺王庄的时间可能是在晚清时期，那时候的蔺王庄叫蔺庄。因为王氏先人英勇护寨，数次舍命击退抢掠的土匪，守望家园平安，有功于村民，所以才添加上王姓元素的。

说起王氏一族的演变，就得扯一扯王家的族谱了。据考证，蔺王庄王氏家族系琅琊郡（今山东临沂）王族系列，与“书圣”王羲之同属一脉。明朝万历年间，整个华夏民族大迁徙时，琅琊郡王族的分支南迁至苍山一带繁衍生息，并且中断了和临沂宗族之间的联系，割裂了以前的历史渊源，另起炉灶，从第一世算起，向后排班顺延，仍称“琅琊郡王族”。晋朝时，因为王羲之英名鼎盛，曾一度被称为“琅琊右军王”，堂号也改为“墨池堂”。中国的王姓“三槐堂”居多，都说“天下无二王，都是三槐堂”。

据坊间流传，王母娘娘成仙升天之后，娘家遗留人间一支近门，

号曰“瑶池堂”。后来她老人家的女儿思凡下嫁董永。他们感谢槐树做媒，玉成人神之恋，又把堂号改为“槐荫堂”。藺王庄王氏一族都食人间烟火，和远在九霄的西池王母搭不上关系，沾不上仙气。又离开了王羲之故里，割裂了原来的渊源，就选择归属在“三槐堂”的麾下了。

星转斗移，物是人非。“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氏祖先的荣耀已经载入历史的长河之中，与后辈子孙们渐行渐远。可是迁入藺王庄的王姓第一世高祖王凡有一身精湛的好武艺，据说曾在“义和团”里当过小头目。他老人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为了逃避官府追杀，才流落到藺王庄的。没曾想落下脚就转了运。而和王家一同落户藺王庄的许家和尹家，却早就“绝户”了。王家不光是人财两旺，还辈辈都出个把精明人。传到第五辈，就出了王义轩这么一个县级干部，让乡亲们“啧啧称奇”了好多年。

王凡老祖为了避祸，从苍山境内颠沛流离，逃荒至郯城县的沭河东岸，沿河结庐居住。后又聚集马、周、赵、张、许、文、孙、高、尹等 10 余户落魄之家，汇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取名叫“沭河村”。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都是怀揣“一技之长”的人才。王家会武术，后来弃武改艺，又学了“厨艺、剃头、吹喇叭”等零零碎碎的手艺。尹家会做炮仗，赵家和高家是木匠，张家会打绳，文家会扎风筝、糊灯笼，马家会杀猪屠狗等等。藺家只有一个富农藺奉勋，会做月饼。因为村落较小，没有寨墙，常受兵匪袭扰。加上沭河汛涝枯旱，自然灾害不断。王凡老祖应藺姓大户的邀请，带领族人和乡邻一起，迁到堰东有圩沟寨墙的大村——藺庄居住，并带领族人看护村寨。王凡老祖自称是“琅琊王”苍山分支的第 14 世传人，为迁居藺王庄王姓家族的第一世老祖。因为他老人家的加盟，藺庄才改作藺王庄的。这似乎也是报效乡里，光宗耀祖的一种形式。

长辈的人说，解放初期，堰西“沭河村”的旧址上还留有一块王凡老祖使用过的“综合石”。那是一块来自马陵山的紫红色巨石，重

量超过千斤。石头的一端有一个圆形孔洞，可以拴马。上面平坦砥砺，可以磨刀。两侧都有凹槽，是老人家练武镗枪留下的印记。后来那块石头不知流落何方。整个堰西都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果树，有栗子、梨子、山楂和柿子，最多的是栗子树。

王氏一族在藺王庄已历 8 世，按 20 年一世计算，王家在藺王庄落户已经 100 多年了。善良的藺姓祖先舒展双臂，敞开温暖的怀抱接纳了王姓的祖先，给落魄的王氏先人以容身庇佑之所，是值得王姓后人尊崇的。王姓祖先替藺姓祖先看村护寨，守望家园，拼舍性命保卫一方平安，也是值得藺姓后人尊崇的。

据本村长者口传，琅琊郡王氏南迁苍山分支第 14 世传人，迁徙至郯城县藺王庄定居的第一世祖先王凡老祖，系习武之人，粗通文墨。老祖宗背井离乡的原因或与“义和团”有关，但具体细节无从考证。只记得老祖宗弥留之际告诫后人不必去家乡认亲，以免官府知晓。下葬时头向西北，权慰思乡之情。王凡老祖英明神武，一身绝世神功。艺高人德馨，老祖宗王凡兼备中华民族的各种传统美德，他一生勤劳节俭，宽厚善良，与人为善。王彭生的祖父王福林老先生说过，王家过春节全族人张贴同一幅祖辈流传的对联，是“一餐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王家信奉“克勤克俭”的写照，颇有几分“家训”的味道。王凡老祖含辛茹苦地养育家人，并身体力行，教导后辈诚实、宽厚、勤俭、正直、善良、守信。老人家的信条是“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圣训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凡老祖颠沛流离实出无奈，他老人家虽然没能侍奉严慈双亲终老，却保全王氏宗族一脉香烟不绝于世，上对列祖列宗而言，居功至伟。老祖宗走南闯北，开荒拓土，为后人寻下一处安身立命之所，并且多行善事，荫庇子孙，其善莫大焉。抚今追昔，慎终追远。王凡老祖蕴含伟大于平凡之中，令后人高山仰止。

从王凡老祖向后顺延推算，王彭生是“琅琊王”苍山分支第 19

世（藺王庄王姓第 6 世）传人。他们一族早和“苍山王姓”失去了联系，可以另立门户了。

彭生的姐姐和妹妹也能在族谱中找到名字，却不排班辈和长幼顺序。这是中国的国情，各个姓氏续写家谱都是这样的规矩，女孩子不入流。

二

1960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39周年纪念日，也是王彭生回到故乡的日子。蔺王庄的王福林老先生10天前就接到了儿子王义轩寄来的挂号信，告知他今天到8里外的店子车站去接孙子。老爷子这把年纪，在村里、在族中早就是爷爷辈的人了，做“爷爷”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是这次要抱回家的是一脉相传的嫡孙，是自己的至亲骨肉，嫡亲血脉。这就叫老人家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10多天来一直激动、兴奋，心潮难平。

母亲的怀抱是婴儿的天堂，这是一条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王彭生却对这条金科玉律强烈质疑，直到自己娶妻生子，知道了父母抚养孩子的艰辛，才慢慢地接受它。恐怕姐姐王雨生、妹妹王文生也是这个样子的。彭生和姐姐妹妹的名字都是老爸给取的。姐姐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雨。彭生就出生在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徐州的古名叫彭城。妹妹出生的时候，父亲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调整，到秦台市的一所中学当校长，算是彻底的弃武从文了。

后来彭生的父母离异了，继母又给他生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叫戎生。当时王义轩刚得到一把驳壳枪，马上有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八百里分麾下炙”的豪迈，有了重新回归部队的感觉。彭生的弟弟叫皖生，那时他父亲参加的那一派被赶出了秦台市，跑到安徽萧县的黄口去避难。皖生就在此落草。

彭生回到家乡的时候才7个月大，比他年长4岁的姐姐两个月就

离开了妈妈的怀抱，返回了故乡。比他小3岁的妹妹回乡的时候稍迟一些，大概是小一岁的年纪。虽然小妹妹回城的时间比较早，但她出生不久父母就离了婚。父母积怨甚深，相互之间水火不容。无论是跟着母亲还是父亲，家对她而言始终不是“温馨的港湾”。她从未感受到家庭的亲切和温暖。在世人眼里，离开爹娘的孩子，不论在哪儿都会怀揣坚冰，拥抱着一个苦难不幸的童年。

长大之后，姊妹三个一致认为，他们儿时的“伊甸园”是祖母的怀抱和祖父的脊梁，对父母的关怀鲜有印象，没办法恭维。

店子镇是郯城南部知名的重镇，307国道贯穿东西，连接徐州和连云港。省际干道南北通衢，北边经郯城到临沂，南边经新沂到淮阴。镇上农历二、五、八逢集，一年四季热闹非凡。

王福林老先生到镇上去，都是沿着沭河东岸的拦水堰行走，这样比走官道近一些。再者堰上植被茂盛，树木葱茏，草丛和树林里有各种昆虫和蛙类的鸣叫，也有鸟儿的啁啾。头顶上有茂密的枝叶遮挡阳光，双脚下有地毯一样的绿草吸附热量，深吸一口气马上就能感到原始的芬芳沁人心脾。行走其间不光十分凉爽惬意，还很超脱。百草入药，可以养生；花鸟怡情，可以养性。老人家已经68岁高龄了，依然精神矍铄，健步如飞。他头戴一顶斗笠，肩上搭着马搭，沿途还逮了几个蚂蚱、草婆子、黑知了什么的，别在斗笠的边沿上。那些虫子都还活着，不停地蹬腿扎翅。老人家随着昆虫舞动的节拍，哼着他的曲牌《大官调》“当当啷得铛……”悠悠然，一副韵味十足、美不胜收的田园胜景映然入画。

王老爷子信手捉来的这些小虫子都是小瞧不得的。要知道1960年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之中，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虫子是极好的副食补充，它们用自己的身躯拯救过无数人的生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有道是“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仪”。人们肚皮鼓胀起来以后，曾一度误认为“吃虫子”是蛮荒时期茹毛饮血者流所干的野蛮勾当。困难时期为了保命倒也无可厚非，